

与坡诗集注

卷

六五四



東坡先生詩集註卷四

古蹟

鳳翔八觀

并叙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次公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次公西京賦隱麟鬱律其泉賦雷鬱

律於巖窵

細觀初以指畫肚

續虞世南學書常於被下以指畫肚

欲讀嗟如箝

在口

次公箝在口以言讀之難也退之苦寒詩云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

韓公好古生

已遲

厚退之石鼓歌云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我今况又百年後強

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

魚維鱖貫之柳

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鱖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

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次公先生詩後段云憶昔周宣

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

愈有蝌蚪書後記一篇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余以其

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

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鼓歌乃

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蚪而先生今詩乃

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不知何所據而然卒取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鱣維鯉而子由云魴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堯卿永叔云石鼓有十今在鳳翔孔子廟中初棄于野鄭餘慶徙于廟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

次公以言眾字不可識而獨識六句

若古器中之鼎眾星中之斗耳

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娟

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狼莠

次公又以言字之見存者如雲霧中之缺

月狼莠間之嘉禾也

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

頡相唯諾下挹水斯同轂轂

次公轂音丘候切鳥子哺者轂音乃候切乳也

憶

昔周宣歌鴻鴈

國器宣王有鴻鴈詩

當時籀史變蝌蚪

續軒軒轅也頡蒼頡

也斯李斯也水李陽冰也顏為黃帝史因觀鳥跡始作書契古文是也周宣王時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稍異謂之籀書秦相李斯取籀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以不復知古文故謂之蝌蚪書而斯號為二篆諸山刻石荆玉璽文及銅人銘皆斯所書謂之王筋體唐李陽冰獨得斯用筆意論者謂水愈於斯也

與天為生耆耆

次公厭亂則夷王厲王之亂也中興則宣王中興也生耆耆則指史籀及方召

申甫尹吉甫之屬

東征徐虜闕虓虎

續常武詩省此徐土又北云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伐犬戎隨指嗾

次公按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遂征之而詩載宣王北伐則

曰北伐獫狁而已嗾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載晉靈公欲殺趙盾曰嗾犬獒焉

象胥雜沓貢

狼鹿

厚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周穆王征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方召聯翩賜圭卣

次公方叔召虎也按詩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江漢曰王命召

虎釐爾圭瓚和鬯一亩方叔雖不見
錫圭自明文而可以召虎推之矣
遂因鼓鼙思將帥

續記曰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豈為考擊煩矇矇
次公詩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又曰矇

公
何人作頌比崧高
次公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之詩也詩尾云吉甫作誦其詩孔頌

故云作頌
萬古斯文齊岫嶺
援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勲

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

有名字記誰某
次公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

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
鼓之上又無名氏故云爾也
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

人有九有
次公七國秦楚韓趙魏燕齊也其後秦并六國遂有天下書曰以有九有之師掃除

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
續秦本紀

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
侍壁邊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

東史詩集卷之四
三
古跡

故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良久曰山鬼故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

壁乃二十八年行上蔡公子牽黃狗厚上蔡公子李斯也斯出獄與其中

渡江所沉璧也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登山刻石頌功

烈次公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其詞揔三十六句以三句為韻又南登瑯邪作

瑯邪臺刻石頌秦德其詞揔七十二句以兩句為韻二十九

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揔三十六句復以三句為韻具見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

史記次公之罘之詞曰皇帝東遊巡登黔首之罘又曰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

塵此鼓亦當遭擊次公莊子拊擊於世俗傳聞九鼎淪泗上欲

使萬夫沈水取援周末九鼎沒泗水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

無乃天工令鬼守

續退之石鼓歌亦云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阿興亡百

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

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

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邪淮南王遷于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次公問詛楚文於學古文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于巫咸神者是數本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于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今載于此字有不可識者則書闕以補之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祝宗邵繆布懇告于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勑力同心兩邦若壹絳以婚姻祫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母相爲不利親印

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
道淫伐湛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制內之則蹇
虐不宰刑殺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
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不畏皇
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光烈威神而兼倍
十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
伐我社稷□滅我百姓□蔑我皇天上帝及
丕顯大神亞駝之郊祠圭玉犧牲□取我邊
城新郢及於□郢及於□不敢曰可今又悉
興其衆張矜怠怒□甲□兵奮士盛師以偏
我邊境將欲覆其□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
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剋楚師復畧我
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詛著
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其文如此

崢嶸開元寺髮髯祈年觀

元肅秦始皇帝本紀注祈年宮在雍

舊築掃成

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

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

堯卿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萬葉期不叛今其後

嗣王乃敢構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

訴何啻桀紂亂秦嗣王自此皆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

汗豈惟公子卬續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

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卬以為然會盟以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社鬼亦遭謾

遼哉千載後堯卿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已傾曲池已平又羊祐云千秋

萬歲之後魂魄猶應登此漢高祖曰吾千秋萬歲魂魄猶思沛發我笑一粲

王維吳道子畫堯卿唐米景元畫斷以道子為神品上上摩詰為妙品上上季

南名畫記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工畫

東坡詩集卷四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

次公普門開元二寺名

開元有東塔摩

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

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

間

次公佛書佛說法於雙林樹下

彩暈扶桑暎

堯卿名畫斷云大凡佛之圓光皆須尺寸先定

然後規圓而成惟吳生終一筆又云畫成矣最後方畫圓光風落電轉規成月圓

中有至人談

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

進頭如黿

師開元寺有道子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

摩詰本詩老

續王維詩宿世

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佩芷襲芳蓀

堯卿謝靈運云汜露馥芳蓀又杜詩小孺綉芳蓀

今觀

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

不復溫

續莊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門前兩叢竹

堯卿摩詰畫兩叢竹於開元寺

雪

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

妙絕猶以畫工論

次公老杜言吳畫於玄元皇帝廟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摩

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翩謝籠樊

先之神仙傳王刺仲變篆為隸始皇召之

不至將殺之刺仲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以三大翩墮與使者始皇因名為落翩仙

吾觀二子皆

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

堯卿張顛傳云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

至張顛曾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蹐鑒井自歎息

造物將安以我為

厚莊子曰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臍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

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世人豈不碩且好
次公詩云碩大且卷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

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

言心自知
續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

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

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
堯卿晉謝

靈運髭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髭寺人保惜畧不汚損子由嘗和此詩云長嗟靈運不知道強

翦美髭挿兩顴彼人視身如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見之使人

每自失
援莊子神巫見壺子自失而走誰能與詰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

師李白詩山光水色綠如藍堯卿白樂天詩春來江水綠

如藍李商隱詩千里遠溪江水色含烟帶月碧于藍

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

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禿如赭

次公南山詩或赤若禿鬚堯卿赭謂

無草木也秦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度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死而葬于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木赭其山

有水濁如泚不謂郡城東數步見

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

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

借汝腹中過胡爲目眈眈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

飄忘遠近偃息遺珮簪深有魚與龜淺有螺與蚌

次公退之

溪堂詩淺有蒲蓮深有蒹葭叔度物類相感志蚌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曝晴復戲

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

次公詩云其釣維何維絲伊緡細安足戢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

續周興鷺鷥鳴于岐山次公寰宇記載地志云周文王之時丹鳳鳴于岐山故亦曰鳳皇堆飛鳴飲

此水照飲弄粼粼此古飲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

羽無復見上有鸛搏鵠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忱續退

鼓詩嗟予好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厚僑鄭子產也郊辨實沈臺駘之

崇晉侯曰博物君子郊子者言少昊氏以鳥名官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卷阿詩可繼

此意久已含次公卷阿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扶

風古三輔次公漢太初元年更渭南郡為京兆尹即今之長安更河上郡為左馮翊即今之同州更

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即今之鳳翔府謂之三輔也師前
漢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犯法者徒迹喜
過京兆界廣漢歎曰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
亂吾法者常三輔也

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趨朝

參予今正踈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

暮歸仍倒載

援晉書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鐘鼓已齟齬

次公官韻注云

鐘鼓微也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元聲有十二而其一日微聲齟齬是已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

堯卿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

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認皇州

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

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

堯卿

楊億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接星辰當年王中令
續名彥超周末國初為鳳翔節度使斫木

南山頽希仲頽赤色猶赭山也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次公晉書劉惔

之言桓温云身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眼如紫石稜

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

勇且英

李氏園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次公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奔于隴州七月茂貞攻拔之斬昌符十月以茂貞為鳳

翔節度使賜姓名帝親製字曰正臣昭宗景福元年七月反遂犯京師以為中書令進封

秦王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鳳翔府節度使秦王卒

朝游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